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頭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
嘗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
言不覺將着後事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泪來
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的怎麼樣
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樣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
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

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一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葯喫喫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桌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葯的名

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問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原故王夫人見寶玉無精打彩也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是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已如何敢說笑也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

迎春姊妹見眾人沒意思也都沒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家有聚就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譬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謝了沒趣及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的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淌着的眼

晴雯上來換衣裳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骰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你也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看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兇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得渾

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聽見
忙就趕過來向寶王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
不到就有事故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
的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服侍過
因為你伏侍的好昨兒纔踢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
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
句話又見寶玉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
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見說我們兩個

字自然是他合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道我倒不
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
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
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合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
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
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
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况且你素日又是有的搭待
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

糊塗人那裡配合我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合我辯
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就是惱
二爺也不該這麼吵的萬一人知道我終也不過為了事進來
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悔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
是惱二爺夫鎗帶棒終究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
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
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
聽見這話又覺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

變看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發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
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出去罷說着站起來
就要走襲人忙回身笑道往那裏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
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認真要去也等
把這氣下了等無事中說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
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
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鬧着要去
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

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
這個吵不如去了到乾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
的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嬛見吵鬧都倒鴉鵲無聞在
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
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叫底下的衆人起去向襲人
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人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
下泪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泪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着
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
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喫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
人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問你就知道了一面
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
个辯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
鬧什麼我們一个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
頭我只掣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
麼着還有人說鬧話還攔得住你來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
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

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
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
將兩個指頭一伸抵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
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兒的話自
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林黛玉去後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
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喫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
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
榻設下榻上有一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
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
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
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嬌慣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
我不過說了你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罷了襲人好意
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
扯幹什麼叫人來看見作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寶
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呢晴雯沒得說噙的又笑了
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

月却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喫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同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的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道怎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那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留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叫我們打發你喫寶玉笑道

既這麼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來拿菓子來喫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你的還配打發喫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譬如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搨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盆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跌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搨我最喜歡

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嗤嗤的幾聲寶玉在旁笑着說響得好再撕響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未一把將他手中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兩半了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他盡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倚在

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統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了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眾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了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的一時進入房中請安问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面的衣裳脫脫罷史湘雲忙

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這些做什麼史湘雲笑道
都是二孀孀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在旁笑道姨娘不知
道他穿的衣裳還便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的舊年三四月裏
他在這裏住着把寶玉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
及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
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
下灰來眯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笑了老
太太纔知道了說道扮上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

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了老太太合
舅母那日想是終拜了影堂來老太太一個斬新的大紅猩猩氈
的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
了個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了頭們在後院子裏撲雪人兒去一
跤栽倒滾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前情大家都笑了寶釵笑
問那周奶媽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周奶媽也笑
了迎春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聽在那裏還
是咕咕呱呱笑一陣也不知那裏來的那些詭話王夫人道只

怕如今好了前兒有人家來說着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
着賈母因問令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
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寶玉哥哥
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
態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
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兒打發
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總說這一個他又
未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

湘雲道得了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
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多謝你記掛史湘雲道我給
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疙瘩寶玉
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
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打開眾人看時果然就
是上次送來的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
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的也帶
了來豈不省事令兒巴巴的帶了來只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

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終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許一許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說話不周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須得我先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名字他也不記的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覺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

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到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這麼記得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就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還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一笑了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喫了茶歇一歇瞧瞧你的嫂子們

去園裏一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會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親戚朋友去留下翠樓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舅嫂單剩下湘雲翠樓兩個人翠樓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不到翠樓道這也合咱們家池子一樣也是捲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翠樓道他們那

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好翠樓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的一笑說道我說他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笑這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斜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樓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

什麼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兩個陰陽不成陰陽兩個字還這
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了陰陰盡了就成了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
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一個陰生出來翠樓道這糊塗死我
了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什麼個
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萬物賦了成形
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為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
樓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
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

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樓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罷
了難道那些蚊子螻蛄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
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譬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
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樓點了點
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咱們這手裏的扇子怎麼
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笑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是
陰翠樓點頭笑道還要掣幾件東西問因想不起個什麼來猛
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

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
為陽怎麼沒有呢翠樓道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雲笑道
這也連我不知道翠樓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咱們
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哧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
越問越問出好的來了翠樓笑道這有什麼不告我的呢我也
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麼翠樓道姑娘是陽我
是陰說的湘雲拿帕子握着嘴呵呵的笑起來翠樓道說是了
就笑的這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樓道人規矩主子為陽奴才

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的湘雲笑道你很懂的一面說
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笑道你瞧那是誰掉的首飾金晃晃
在那裏翠樓聽了忙趕上拾在手裏握着笑道可分出陰陽未
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檢的瞧翠樓只管
不放手笑道這件寶貝姑娘瞧不的這是從那裏來的好奇怪
我從來在這裏沒見有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樓將
手一撇笑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耀煌的一个金麒
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

不語正在出神只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兩個在這日頭
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了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
起道正要去呢咱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
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
別離之况一時進來歸坐寶玉因笑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
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摸掏了半天噯呀了一
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拾起來了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
道前兒的金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
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個可丟了往那裏去找去就要起身自
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
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你不知道多蚤晚丟了我也
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
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的歡喜非常
因說道不知是如何拾得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喜歡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檢着了你是那裏檢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兒倘或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喫了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喫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暖閣住着晚

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害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咱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配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出小姐的款我怎敢親近你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不信你問問樓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會不念你幾聲話未了忙得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就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又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笑道我只當林姐姐給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裏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有

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王道罷罷不用
提這話史湘雲道提了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林姐
姐聽見又嗔我讚了寶王道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旁嗤的
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
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跟前說話見
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
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極了墊心
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

笑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
怎麼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計叫誰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
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裏的針線是不要那
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了笑道既
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終做別人的我可
不能襲人笑道來了我是個什麼就煩你做鞋了寔告訴你
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
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多少也不知道給誰寶王道給我

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向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竒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了出去給這個瞧給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終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

竒了林姑娘他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作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終好誰還煩他做舊年算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做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鞋子一面抱怨道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客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終叫出去呢寶玉道那裏是老爺都

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耒勤自然你有些敬他的好處他終只要會呢寶玉道罷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宰的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耒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裏坐坐我這裏仔細賦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些上回也是寶

姑娘曾說過一會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他就啐了一聲拿起脚耒走了這裏寶姑娘的話也不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他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耒真真實寶姑娘敬重自己搭起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道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倒同他生分那林姑娘是你賭氣不理他你得陪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後耒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

混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點頭笑道原是混賬話原
未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
故因心下忖奪着近來寶玉弄着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
都因小巧玩物上作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鮫
帕鸞絛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
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未因而悄悄走來見賤
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
事實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些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

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是個
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
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
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未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
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
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
己但恐是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
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

去了這裏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在
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裏
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勉強笑
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兒未乾
還說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
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耍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寶
玉笑道說話忙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
道你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

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那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
到底是咒我還是我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
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
筋都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
拭面上的汗寶玉聽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
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
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
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

不着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搃是不放心的原故弄了一身病但凡寬裕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未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望着他此時寶玉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裏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站着只管發起跌來原來方才未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并未看出是何

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
兒我大膽說出來死了心我為你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又
不好告訴人只好捱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終得好
呢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這話唬得魂消魄散只叫神
天菩薩玩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就是中了邪還不
快去寶玉一時醒過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來羞得滿臉紅漲套
了扇子便抽身忙忙的跑了這裏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
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妥之事令人可

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泪來心下暗度如何處
方免此醜禍正裁度間忽見寶釵從那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
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
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
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此不見他了由他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
聽了忙道噯喲這麼夏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什麼來
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

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倒是你說得是羅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總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來看着雲丫頭的神情在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那雲丫頭在家裏竟一點兒做不的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入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裏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睛圈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過了那些日子總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儂着使罷要勻淨的等明兒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怎麼在家裡三更半夜的做呢可

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這樣我也不該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裡做活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現着小的大的活計一般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只說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信他他總是認的出來呢說不的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是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

親自送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的走來笑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嚇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房裏的前兒不知為什麼推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淚地的也都没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裏打水見一個尸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家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泪來寶釵聽見這話忙

向王夫人處來道安耐這裏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到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鵲不聞獨有王夫人在裏間房裡坐着垂泪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後那裏來寶釵道後園裏來可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總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不知那裏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一下攆了他出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并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眼前慙頭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雖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不勞念念于茲十分過不去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總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姊

妹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裝裏誰知鳳丫頭可巧都沒有什
麼新做的衣裳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
那個性子素日是個最講究的況且他也三災八難的既然說
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裝裏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樣
我現叫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幾兩銀也就完
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个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
差不多口裏說着不覺流下泪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
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到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况且

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
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忘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
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兩個人來跟寶釵娘
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
泪王夫人正欲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却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
此景况察言觀氣蚤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
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罷看下回便知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話說寶玉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走著信步來至廳上方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了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噲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才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擔

慨揮洒談吐仍是歲歲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慾愁悶氣色
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兒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
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傷
感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
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克克的站著賈政見他神氣
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見他這般光景到有了
二三分氣了方欲完問忽有同事的人來說忠順親王府裡有
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素日并不與忠

順王府裡來往為什麼事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走
出來看時却是忠順王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下獻茶未及
叙談那長府官先就道下官此來并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
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爺
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抓不著頭惱忙
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
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
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作小旦的名叫棋官一向好好

在府裏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下落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到有八停人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見是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百個也罷了只是這棋官隨樣應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心意斷斷少不了此人因此求老夫人轉吩咐令郎請將棋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尋覓之苦說畢忙立身打一躬賈政聽了又氣又驚即命人喚寶玉寶玉

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走來賈政一見便罵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作出這無法無天的事來那棋官現是那忠順王駕前承奉之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說唬了一跳忙回道不知此事究竟連棋官兩個字也不知為何物豈更加一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

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汗巾怎麼到了公子腰里寶玉聽了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也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屋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聽得說他現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裏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

那裏了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求教說着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已氣的目瞪口呆歪一面送出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未有話問你一直送那長府官去了才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曠去由著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動怒便乘機說道方才原不曾要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

了一個丫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
所以才趕著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忙問道好端端誰去跳
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
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出暴殄輕
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興
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
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
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裡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

知意將眼一看衆小廝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
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拉著太太的了
頭金釧兒要強姦不遂打了一頓他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
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往
書房去喝命令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就交與他與
寶玉過去我免不得作個罪人這豈根煩惱鬚毛剃去弄個干
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
賈政這個形景便知是為寶玉一個個啖指咬舌連忙退出那

賈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臉淚痕一疊聲叫拿寶玉拿大棍拿鎖細上把各門都關上如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齶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千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去送信偏生沒個人連培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嫗嫗出來寶玉一見如得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

偏生這老婆子又是個聾子竟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見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的事的寶玉急的跺腳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學業淫辱母婢等話只喝命堵嘴來著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倒甕上舉起大板

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腳將掌板人踢開自己奪過
來咬著牙根又蓋了三四十下衆門客見打的不祥子忙上來
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解勸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
可饒素日皆是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此刻還來勸
解明日釀到他弒君弒父你們才不勸不成衆人聽了這話不
好聽知道是氣極了忙各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與王夫人
王夫人聽了却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
没人忙忙趕往書房中來忙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
人一進書房賈政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
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
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着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
日必定要氣死我才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
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
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別提這
話我養了這不肖孽障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
不如趁今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索勒死王夫人連忙抱

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倒底在陰司裡得個依靠說畢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著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來看由脰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

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兒來忽然想起賈珠來便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寶玉我也不管了此時裏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與王熙鳳迎春姐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著說賈珠的名字刻下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見那淚珠更似滾瓜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了孀妻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音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

母扶著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
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孩兒進去吩咐
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聲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
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
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為的
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作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啐
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下死手的板子
難道我的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耀祖宗當日

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著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
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為兒的一時性急從此已後再不打
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管
你打不打我也猜著了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
你大家干淨說著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
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著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
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為官作宰的也未
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

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乾淨看著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馬回去賈政苦苦叩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掛著寶玉忙進房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寶玉哭了王夫人與鳳姐等勸解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孃媳婦等上來要換寶玉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般個樣兒還要換

著走還不快進去把藤屜子春橈抬出來呢衆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橈來將寶玉抬放在橈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聲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心了這會子你倘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掙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這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你不去還在這

裡作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才去不成賈政
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
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未見眾人圍
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又不好下去便越性走出來
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才好端端的為什麼
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要你們跟著作什麼焙茗急的說
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才聽見了忙去打聽原故却
是為棋官同金釧兒姐姐的事襲人問道此事老爺怎麼得知

道的焙茗道那棋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習吃醋沒法兒出
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
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告訴的襲人聽了這
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九分然後回來只見眾人都替
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眾人答應七
手八腳把寶玉送到怡紅院內自己的床榻上卧好又亂了半
日眾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問他端的欲知明
白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作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裡沒有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退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著牙叫喚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才退了下来襲人看時只見脚上半段青紫都是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来襲人咬

著牙說道我的娘怎么下這般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
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未可叫人怎
么樣呢正說著只聽了孃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
不及中衣便拿了一條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
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
上把那瘀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
會子可好些了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
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覺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

一由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
裡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掩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
臉低下頭來寶玉聽了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
又掩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
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
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
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
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

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想必有些原故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來寶玉原不知道是賈環說的見襲人說出口方才知道內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沈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會這樣的你們別混裁度他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的這個形相疼還疼的顧不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

身上也算用心了你既然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作些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但你故然怕我沈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倒底寶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才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會這些防閑小事襲

姑娘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般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我哥
哥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就說什麼的人襲人因說
出薛蟠未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怕寶
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
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
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你好生養著
罷方才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了晚上敷上管保就好說著便
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到費心了改日寶二爺

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
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
到老爺耳聾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
說著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
玉沈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寶玉
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脰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
火炭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氣將晚因見襲人去
了却有二三個丫嬛伺候此時并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

去梳洗等我叫人再來眾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
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王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
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
又覺有人推他耳內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泣之聲寶玉從夢
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
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
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身
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啜啜一聲仍舊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

又作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下的餘熱未散倘又要
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并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粧出來哄
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
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
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
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
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
的一句話未了只聽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

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後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看寶玉
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的蹀
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若被他看見他又該取笑開
心了寶玉聽說連忙的放了手黛玉二步三步轉過床後出了
後院而去鳳姐後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
叫人往我那裏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
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沈沈的睡去接
着周瑞媳婦吳登龍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
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看襲人忙迎出悄悄的笑道孀
孀們來遲了一步二爺才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
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
襲人說等二爺醒了煩姑娘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
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
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
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罷同那婆子
一路出了園子到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

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誰來個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
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回道二爺睡安穩了那四五個
丫頭如今也好都會服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
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就誤了王夫人道也
沒什麼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
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
睡沈了可見是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
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口渴要吃酸梅湯我想著酸

梅是個收斂的東西才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
血毒熱未免存在心裏倘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再弄出大病
來可怎麼樣好因此我勸了半天才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
酒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暖啣你不
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碗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
子的我怕他胡遭塌了就没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
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裏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
得呢說著就叫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

只拿兩瓶來罷多了也白遭塌等不日再要時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取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這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鶯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没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遭塌了襲人答應著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了你要聽見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為二

老爺霸佔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多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又忙掩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才好若再不管不知將來作出什麼

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對着
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
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時我是怎麼樣管他難
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
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況且老太太疼
的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子或是老太太氣壞
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生事所以縱壞了他我常常辨著口兒
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還是不

相干端的吃了虧才羅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着誰呢說着由
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
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作下人
的服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個
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苦口勸二爺只是再勸不
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今日太太提起
這話來我還記掛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
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

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好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兒好所以將你合老姨娘們一體行事誰知你方才和我說的那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你有什么只管說什麼只別叫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別的說我只想看看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甚怪了

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姐妹們倒底有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也不方便由不得不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之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皆因無心中作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著斷然不好二爺的素性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這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

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
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
過大家直過設或叫人哼出一聲不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
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豈不完
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
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也就
罷了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
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

轟電掣的一般正觸動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受襲人不
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
想不到這裡這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番話提醒
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的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
你這樣好多了罷了你且去罷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
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心裡很喜歡我就把寶玉交給你諸
事留心保全他你保全寶玉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
襲人連連答應着去了回至怡紅院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

香露之事實寶玉甚喜即命調來嚐試果然香美異常因心下記掛着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攔阻便設一法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作什麼呢他要問我你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作什麼去呢倒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好去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什麼東西或是取件東西我到那裡也好搭起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撻與晴雯笑道也罷你就說叫你送這個給

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作什麼他要惱了又說你打趣他了寶玉道你放心只管送去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手帕子往瀟湘館而來只見春纖正在欄干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對他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一看滿屋漆黑并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尚未睡着聽得有人說話便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是晴雯黛玉道作什麼來了晴雯道二爺命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納悶暗想作什麼送手帕子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

是上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
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見越發納悶再著實細心
搜求思忖一時方才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只
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裡林黛玉體貼出手
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
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
好好的送兩塊舊手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
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

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爰起
黛玉由不得餘意綿纏難卧命掌燈火也想不到起嫌疑避諱等
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洒閒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解 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 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綠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窓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起錦被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未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等到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

一半疑是薛蟠調唆了人未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也是聽得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并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究竟認准是他說的也因薛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他亦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那裡說了幾句閒話後因問聽見寶釵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著牙說道不知好子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

問薛蟠見說這話便怔了忙問道我開什麼來薛姨媽道你還
粧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你姨父幾乎沒把寶玉打死了
若不是老太太同你姨娘出來還不知是怎麼樣呢薛蟠道人
人都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
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哥且別叫喊
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
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
我只勸你後此已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

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
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你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疑惑
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
又見寶釵勸他不要往外頭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告人寶玉
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亂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問衆人是
誰這樣贓派我我把那囚攘的牙敲了才罷分明是見打了寶
玉沒的獻勤兒拿著我來作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
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

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把珍大哥叫了去罵了一頓令兒又拉上我了既拉上我我也不怕越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門耒就跑忙的薛姨媽一把拉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耒薛蟠急的兩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耒又不叫我耒好好的賴我耒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到也清淨寶釵忙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免罷媽急的這樣兒你不知道聽說你反鬧的這樣別說

是媽跟前便是傍人耒勸也為的是你好倒把你的糊塗性子勸上耒了你進去打去打死了怕你不償命你的命也不值錢媽也白養了你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樣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并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別說多的只拿前兒棋官的事比給你們聽那棋官我們見了十耒次他耒耒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

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却不想我只為一個寶玉鬧的天翻地覆的也不該寶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你到說別人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証因此便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思忖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合我說你要揀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

釵氣怔了拉著他母親哭道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去睡不提這裡薛姨媽氣的亂站一面又勸寶釵道你素日知道那畜生說話沒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寶釵滿心委曲氣忿待要怎麼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整理便出來往他母親那邊去可巧遇見了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

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似有哭泣之狀太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且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俏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并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裡林黛玉還自立于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并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內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呢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才是令兒

這早晚不來必定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看時只見花花簇簇的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細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并了孃媳婦人等都進院去林黛玉看了不覺點頭嘆氣想起有父母的人好處來早又珠淚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林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管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姑娘咳嗽的才好些了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

倒底也還該小心些才是大清早晨起來就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比不得什麼強壯身子一句話提醒了林黛玉方覺得有些腰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同紫鵲回自己院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雙文誠為薄命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薄命一并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非佳人何命薄勝於雙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

走不防廊簷上的鶯哥兒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
倒唬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搨了我一頭的友那鶯哥兒仍
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林黛玉便止住步以
手扣架笑道添了食不曾那鶯哥便長嘆一聲便似林黛玉素
日吁嗟之音韻接著學說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
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
落人亡兩不知林黛玉同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
姑娘素日念的難為他怎麼記未着黛玉便命紫鵲將架子摘

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簷上說畢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
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未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
生涼林黛玉沒可釋悶便隔著紗窗引逗鶯哥作戲又將素日
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未至家
中只見他母親正自梳頭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
過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之
後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
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

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他的那個糊塗你還不知道
麼別同他一般見識等我處分那個業障你要氣的有個好歹
可叫我指望那一個呢薛蟠在那邊看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
寶釵左一揖右一揖滿口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原是我昨日
吃了酒回來又聽見說寶玉推了打是我治的媽和妹子又只
管派我的不是我滿肚皮的委曲又勾起酒來不知胡說了些
什麼連我也不知道了怨不得妹妹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
的聽了這些話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作這些

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多嫌着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兒
叫我們離了你你就眼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
何說起的這叫我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
多心說這歪話之人薛姨媽忙又接着說道你就只會聽見人
家的歪話難道你昨日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
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了妹妹也不用煩惱後此以
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開曠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
來了薛姨媽說你要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再

和他們一處曠時妹妹聽見只管叫叫我畜生如何何苦來
為我一個入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怒只管
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成了个什麼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孝
順媽多疼妹妹反叫媽生氣妹妹煩惱真連畜生也不如了口
裡說眼睛裡不住的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聽他說這些
話又勾起傷心來寶釵道你鬧殺了這會子又招媽傷心起來
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眼笑道我何曾招媽哭來罷罷丟下這個
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洗了

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
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
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有好些衣裳
我還沒穿過呢又作什麼一時薛姨媽洗完了手換了衣服拉
着寶釵進園子裡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家母女進園子裡
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裏外迴廊上許多了嫗老
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此他母女二人進來大家見過了只
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了寶玉忙欲欠身口裡

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勞動姨娘娘姐姐來看我經當不起薛姨
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
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
來寶玉笑道倒不要什麼吃倒是那一回作的那小荷葉兒小
蓮蓬的湯還好些鳳姐兒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
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快作去
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着呢因回
頭吩咐個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回來說

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聽說想了一想
我也記得交上來了但不知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呢又令
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人送了
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著四付銀
模子都是一寸多長一一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
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
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
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個也不認得這是作

什麼用的呢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姨娘那裏曉得這是舊年預備膳的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面印出來借著清湯的味道作出來也還罷了究竟是塊死麩無意思誰家家常飯也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雞支雞另外添了東西作出十來碗來王夫人道要這些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個東西家常不大作今日寶兄弟提起來了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姨娘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好不如就勢兒

弄些大家吃托賴著老太太的福連我也上一個後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兒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添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未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幾年留神看起來鳳丫頭憑他怎麼巧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裏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姐這麼大年紀比他還未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那時節他也算好了比

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
婆跟前就不大顯好兒鳳姐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寶玉笑
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說不大說話的又有
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
的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
是和鳳姐姐一樣的看法若說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
妹裡頭也只是寶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他姊妹
來不是我當著姨太太面奉承千真萬真後我們家四個女孩
算起都不如這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老太太是偏
說了因老太太疼他無論好不好總說是好王夫人忙又笑道
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寶玉說
這幾句話原為內著賈母欲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
倒也意出望外便看寶釵一笑寶釵早回過頭去和襲人說話
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向寶玉說好生養著
又把襲人等囑付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薛姨媽大家出房
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

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咱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漚他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老太太究竟又吃不多鳳姐笑道姨娘倒別這麼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不然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得賈母等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裏聽見也忍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這張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在身傍坐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還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的鶯兒未打上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

你提起來說著便抬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你們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絡子可得開麼寶釵聽見回頭向窓內笑道怎麼不得開一會兒叫他來便了賈母尚未聽真都止住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給你兄弟作幾根你要使人我那裡閒着的人多呢你喜歡誰叫了誰去使喚薛姨媽與寶釵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人的去處天天也是閒着淘氣叫他來作個活計省的瘋跑也好罷咧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

茅在山石邊摘鳳仙花兒見了賈母等他們都迎上來了少頃
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讓至他住的上房內坐賈母也
覺得有些腿酸便點頭說道我也有好幾個月沒往你家曠曠
借此走走王夫人聽了便先命小丫頭們去鋪設坐位那趙姨
娘推病只有周姨娘同衆婆子丫頭們忙迎接出來請安打簾
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
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
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們服侍罷
你在那裡坐下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了便
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就在這裡放罷添些東西來鳳姐
答應了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傳
了丫頭們忙趕過來預備王夫人又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
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了黛玉自
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
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裏着一把牙快笑道老祖宗
和姨娘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

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兒放了四双快子。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兒先忙着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傍邊。便命玉釧兒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拿不了。」正說着。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已知道他們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打綵子。你們兩個一同送去罷。」鶯兒答應。便同玉釧兒出來。鶯兒說：「這么遠。怪熱的。怎么端了去？」玉釧笑道：「你

放心。我自自有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物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却空着手走。一直來至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了寶玉房中。麝月襲人秋紋三個人正自頑笑。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么確的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歡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

和玉釧兒說話。人見把鶯兒不理，恐他不好意思，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倒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筷子，來伺候吃飯。寶玉只管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腔怒色，正眼也不看他。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又只得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苦喪着臉，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變盡方法，將眾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

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答理，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麼喪謗，揔是溫存和悅自己，反倒不好意思了。臉上方有了三分喜色。寶玉便笑着求他道：「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來。」我嚐嚐。玉釧兒道：「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趁早兒回去交待了，你好好吃飯去。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自己下床來取，剛作掙起來，禁不住有啜之聲。」玉釧兒見了這樣，忍

耐不住便起身說道躺下罷那世裡造了孽的這會子現世現報教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味的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裏生罷回來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些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說道阿彌陀佛這樣東西還不好吃什麼才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你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然認真賭氣過來嚐了

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意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又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一面又叫人來打發他吃飯丫頭們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說傅爺家的兩個媽媽來請安求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姑姑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來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賈政又著實看顧他與別個門生不同他常遣婦人來走動然寶玉素昔最厭勇蠢婦人的今日却如何又肯令這兩個婆

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聞人說才貌俱全雖未親覩然遐思慕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妹子有幾分姿色聰敏過人那傅試倚仗着妹妹要與豪門貴族結婚不肯輕易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日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只得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是極無知識

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一聲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裏端着湯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猛伸了手便將碗碰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衆人忙上前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却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你只管問我寶玉聽說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

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
然後兩個婆子辭出見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
怪道有人說他家寶玉是外像好內裡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
然竟有些歎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人家疼不疼這可不是個
歎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們家裏許多人報怨
千真萬真有些歎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人下雨了
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
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魚就和魚說話對着星

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嚶嚶的且連一點兒剛性
兒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至愛惜東西時連個線頭
兒都是好的若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
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襲
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
鶯兒道方才只顧說話就忘了煩了你來叫你只管等着煩你
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要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笑道
不管打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根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

要這樣打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無事
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的完呢如今先揀著
要緊的打幾根罷鶯兒道什麼是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汗巾
子罷呢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要什麼顏色的寶
玉道要大紅的鶯兒道若要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或是
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顏色好鶯兒道
松花色配桃紅色寶玉道這才姣艷再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
兒道葱綠柳黃是我最愛的寶玉道也罷打一條桃紅的再打

一條柳綠的鶯兒道顏色定了要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你會的
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鐙象眼塊兒方勝連環梅
花柳葉兒這幾種寶玉道前兒給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
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個樣的就好一面說一
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們說姑娘們的飯有了寶玉道
你們快吃了來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呢鶯兒一
面接線一面笑道你我天天在一處怎說起這樣話來正經快
吃了來罷開什麼客套呢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

丫頭在此聽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同他說閒話
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絡子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
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姓名倒對了
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原叫作
金鶯兒未着姑娘嫌拗口就去了金字就單叫鶯兒如今也就
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日寶姐姐出閣少不
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和襲人說明日
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呢鶯兒笑道你

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模樣兒還在
次寶玉見鶯兒姣態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見他又提
起寶釵未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姐你細細的告訴我鶯
兒笑道我告訴你你不可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
正說著只聽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
是別人正是寶釵未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了
多少了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
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

手笑道倒是姐姐說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是不好看的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個法兒有了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同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起色寶玉聽說喜之不禁一疊連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時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是那裡來的好運剛才太太打發人給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是指名給我送來的還吩咐不叫我過去磕頭

可是奇怪不奇怪寶玉笑道既是太太單賞你的你就拿了去吃這有什麼猜疑的呢主子賞奴才東西也是常事罷咧襲人笑道因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欲要追問因想素日寶釵不是轉嘴刻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意思來便不再說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我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姨媽遣人請出去了

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并欲要問鶯兒方才他說寶釵的什
麼好處忽見邢夫人那邊著兩個丫嬛送了兩樣菓子來與寶
玉吃又問他可走得了麼若是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
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請太太的
安去疼的比先好些了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
面又叫秋紋來把才那菓子拿一半給林姑娘送去秋紋答應
了剛欲去送時聽得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不知黛
玉進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